

繪圖
宋史通俗演義

第七冊

議和
議戰
朝局
紛爭



誤國
誤家
京城
失守



陸
姦謀
闖
官被
叔



立異姓
二帝
蒙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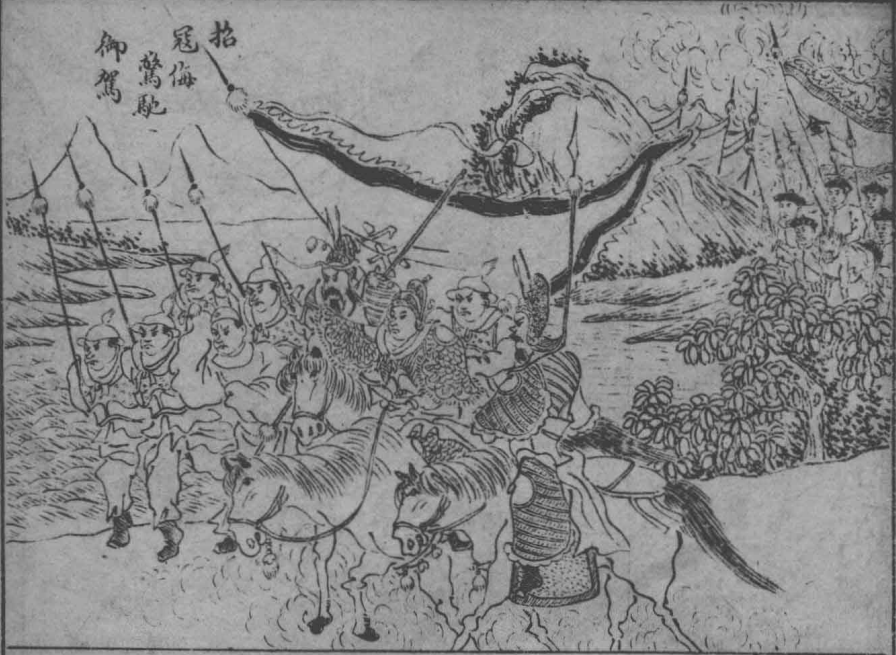
承遺 祚藩 王登 極



發逆案奸
賊伏誅







韓世忠平昌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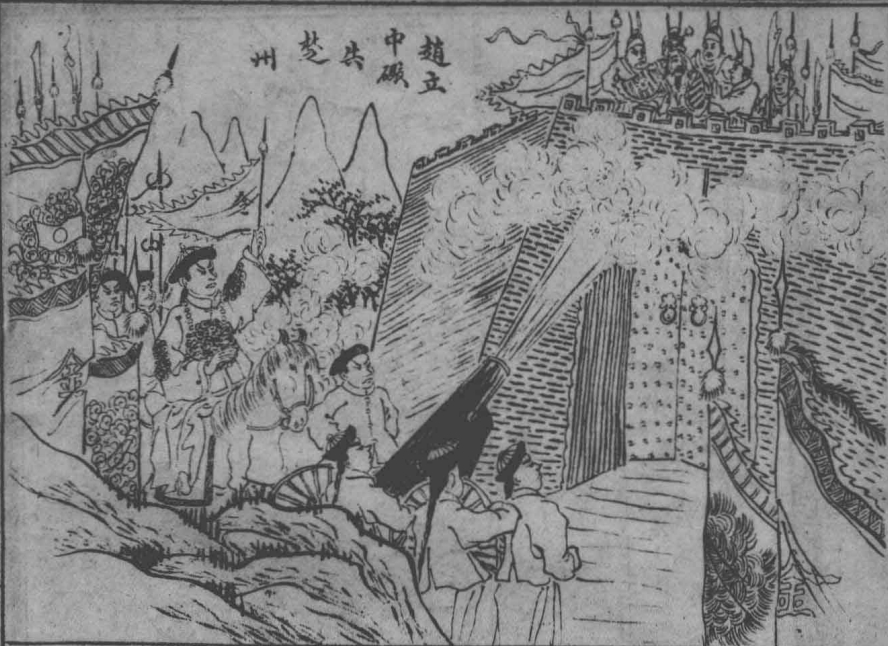


金元大舉南侵





趙立中礮
楚州



劉豫
降虜
稱齊
帝



破劉
盜將
驅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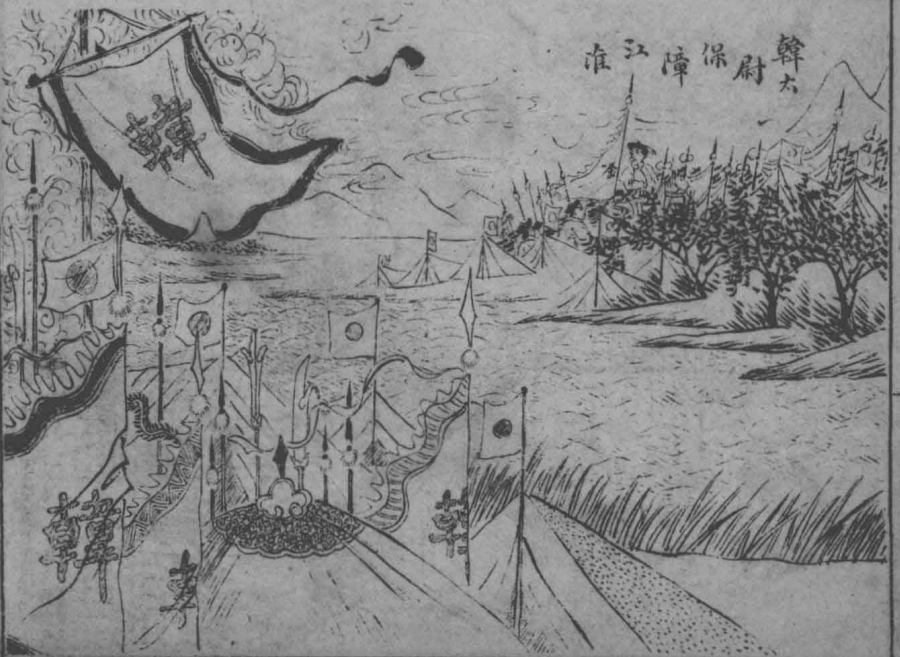
敗
強
弟
兄
績



岳家軍克復漢



韓大尉保漳江淮



宋史通俗演義卷七

第六十一回 議和議戰朝局紛爭

誤國誤家京城天子

卻說金將粘沒喝圍攻太原。姚古、种師中兩軍奉命往援。古復隆德，而金軍師中亦迭復壽陽、榆次等縣，進屯真定。朝議以兩軍得勝，屢促進兵。師中老成持重，不欲急進。有詔責他，逗撓師中，歎道：「逗撓係兵家大戮，我自結髮從軍，從未退怯。今老了，還忍受此罪名麼？」隨即麾兵徑進，并約姚古等夾攻。所有輜重犒賞各物，概未隨行。小兒到了壽陽，遇着金兵五戰三勝，轉趨殺熊嶺，距太原約百里，靜待姚古等會師。不意姚古等失期不至。金兵恰搖旗吶喊，四面趕來。師中部下已經飢餓，驟遇大敵，還是上前死戰，不肯退步。自卯至巳，師中令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怎奈無米為炊，有功乏賞。士卒多憤怨散去，只留師中親卒百餘人。金兵又復馳還，把他圍住。師中死戰不退，身被四創，力竭身亡。死不瞑目金兵乘勝殺入至盤陀驛，與姚古兵相遇。古兵稍戰即潰，退保隆德。种師道聞弟戰死，悲傷致疾，遂稱病乞歸。耿南仲接着敗報，又驚懼萬分，謂不如棄去三鎮。李綱獨力持不可。欽宗遂命綱為宣撫使，劉韜為副，往代師道。綱受命出發，查得姚古失期，係為統制焦安節所誤，遂將安節召至，數罪正法。並奏請誦姚卹种，乃贈种師中少師，謫戍姚古至廣州。另授解潛為置制副使，代姚古職。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

修器械進次懷州大造戰車。誓師禦敵。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約三道並進。共援太原。偏耿南仲、唐恪等陰忌李綱復倡和議。令解潛、劉韜諸將仍受朝廷指揮。不必遵綱約。東徐處仁、許翰等又主張速戰。促諸將速援太原。冠氣日惡。朝局尚自相水火。真令人不解。劉韜恃勇先進。金人併力與戰。韜不能敵。當即敗還。解潛繼進。師抵南關。亦被金人擊敗。張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孝純子張灝宵至文水。襲擊金軍宣營。小得勝仗。次日再戰。竟至敗潰。喪兵數萬人。折可求一軍亦潰。退子夏山。所有威勝、隆德、汾、晉、絳諸民都聞風驚避。渡河南奔州縣皆空。李綱奏言。節制不專。致有此敗。此後應合成大軍。由一路進。當有把握等語。這疏上後。方擬召湖南統制范世雄并招集潰軍。親率擊敵。不意朝旨到來。召他還京。仍命种師道接任。最可笑的是宋廷宰臣不務擇將練兵。反欲誘結亡國舊臣。陰圖金人。於是搖動強鄰。興兵壓境。趙宋一百六七十年的錦繡江山。要送去一大半了。好筆先是肅王樞往金為質。宋廷亦留住金使蕭仲恭。及副使趙倫。蕭趙統連室舊臣。降金得官。趙倫恐久留不遣。乃給館伴邢倬道。我等不得已降金。意中恰深恨金人。倘有機會。可圖也。極思恢復故土。若貴國肯少助臂力。我當回去。聯絡耶律余覲。除去幹離不粘沒喝兩人。那時貴國可安枕無憂。即我等也可興滅繼絕了。邢倬信為真情。忙去報知。

吳敏等人。吳敏等也以為真。遂將蠟書付與趙倫。令偕蕭仲恭回金。轉致余觀。令為內

應。

余觀首先叛。違違國與復就使果有。此情也。不足恃。宋廷輔臣實是痴想。

兩人還見幹離不。即將蠟書獻出。幹離不轉達

金主。金主大怒。遂令粘沒喝為左副元帥。幹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遂急

攻太原。城中久已糧盡。軍民十死七八。那裏固守得住。知府張孝純不能再支。城遂被

陷。孝純被執。粘沒喝以為忠臣。勸令降金。仍為城守副都總管。王稟負太宗御容赴汾

水死。通判方復轉運使韓揆等三十人。一併遇害。金兵遂分隊破汾州。知州張克戩闔

門死難。宋廷諸輔臣接連聞警。又惹起一番議論。你言戰。我主和。徐處仁許翰是主戰

派。耿南仲唐恪是主和派。就是吳敏也附入耿唐與處仁等反對。處仁以吳敏向來主

戰。此次忽又主和。情迹反覆。殊屬可恨。遂與他面質大廷。

何足深責。小人皆然。

吳敏不肯服氣。斷

斷力爭。處仁憤極。把案上的墨筆。作為關械。提擲過去。湊巧碰在吳敏鼻上。畫成了一

道墨痕。

實在都是倒臉。朋友不止吳敏一人。

耿南仲唐恪等從旁竊笑。吳敏愈忿不可遏。竟要與處仁打

架。還是欽宗把他喝住。纔算罷休。退朝後。便有中丞李回奏劾徐處仁吳敏連許翰也

攔入在內。

分明是耿唐二人唆使。所以將許翰列入。

欽宗遂將徐處仁吳敏許翰等一併罷斥。用唐恪為少

宰。何鼎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樞密院事。當

下決意主和。派著作佐郎劉岑太常博士李若水。分使金軍。請他緩師。及岑等還朝。述

及幹離不止索所欠金銀粘沒喝定要割與三鎮。欽宗不得已再遣刑部尚書王雲出使金軍。許他三鎮歲入的賦稅。適值李綱回京。耿唐二人復恐他再來主戰。即唆言官交章論綱說他勞師費財有損無益。因即罷綱知揚州。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並言綱忠心報國不應外調。誰知竟得罪輔臣。謫書送下。珪坐貶提舉亳州明道宮。安國也出知通州。是時寇警日聞。朝議不一。何鼎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各設總管。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如京都有警。即可檄令入衛。云云。欽宗依議。即命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知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又在鄧州置都總管府。總轄四道兵馬。當簡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南道總管張叔夜聞得都城空虛。請統兵入衛。陝西置制使錢益亦欲統兵前來。偏是唐恪耿南仲壹意言和。竟函檄飛馳令他駐守原鎮。無故不得移師。一面遣給事中黃鈞由海道至金都。請罷戰修和。看官你想此時的金兵已是分道揚鑣。乘銳南下。還有什麼和議可言。況且前時所許金幣未曾如額。所允三鎮未曾割界。并且羈留金使。誘結遼臣。種種措置乖方。多被金人作為話柄。除非宋朝有幾員大將有幾支精兵殺他一個下馬威。還好論力不論理。與他賭個雌雄。明明曲在宋人若要低首下心向他乞和你道金人是依不依呢。果然宋臣只管主和金兵只管前進。幹離不自井陘進軍殺

敗宋將种師閔長驅入天威軍攻破真定守將都鈐轄劉錡諱自縊知府李遼被執北去復進搗中山河北大震宋廷諸臣至此尚堅持和議接連遣使講解幹離不因遣楊

天吉王訥等來京即持宋廷與耶律余覲原書入見欽宗抗聲說道陛下不肯割畀三

鎮到也罷了為甚麼還要規復契丹應該諒責欽宗囁嚅道這乃奸人所為朕並不與聞呢

王訥冷笑道中朝素尚信義奈何無信若此現惟速割三鎮並加我主徽號獻納金帛

車輅儀物尚可言和欽宗遲疑半晌方道且俟與大臣商議王訥道商議商議恐我兵

已要渡河了言已欲行欽宗尚欲挽留王訥道可遣親王至我軍前自行陳請我等却

無暇久留隨即揚長自去強國使臣如是如是欽宗惶急萬分乃下哀痛詔徵兵四方种師道料

京城難恃亟上疏請幸長安暫避敵鋒輔臣等反說他怯懦傳旨召還令范訥往代師

道到京見沿途毫無准備憤激的不得自念老病侵尋不如速死過了數日果然病

重身亡看官閱過上文前次汴京被圍全仗李种二人主持此時師道又死李綱早出

知揚州耿南仲等尚咎綱啟衅敗綱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會王雲自金營

歸來謂金人必欲得三鎮否則進兵取汴都宋廷大駭詔集百官至尚書省會議三鎮

棄守唐恪耿南仲力主割地何臬却進言道三鎮係國家根本奈何割棄唐恪道不割

三鎮怎能退敵何臬道金人無信割地亦來不割亦來兩下爭議多時仍無結果那金

帥粘沒喝。已自太原統兵南下。陷平陽。降威勝軍隆德府。進破澤州。官吏棄城逃走。遠

近相望。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沿河駐紮。守禦使李回也率萬騎防河。偏是

金兵到來。夾河敲了一夜的戰鼓。已把折彥質軍嚇得潰退。李回孤掌難鳴也。即逃還

京師。膽小如龜金兵測視河流。見孟津以下。可以徒涉。遂引軍徑渡。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

西道都總管王襄。聞風遁去。永安軍鄭州悉降金軍。汴京又復戒嚴。粘沒喝且遣使索

割兩河。廷臣統面面相覷。不敢發言。獨王雲謂。前時至金。曾由幹離不索割三鎮。且請

康王往謝。現若依他前議。當可講和。萬一金人不從。亦不過如王汭所言。加金主徽號。

贈送冕輅罷了。欽宗沒法。乃進雲為資政殿學士。命偕康王赴金軍。許割三鎮。并奉哀

冕玉輅。尊金主為皇叔。加上徽號。至十八字。雲受命後。即與康王構出都。由滑濬至磁

州。知州宗澤迎謁道。肅王一去不回。難道大王尚欲臨前轍麼。况敵兵已迫去。亦何益

請勿再行。幸有此着。尚得保全半壁。康王乃留次磁州。王雲猶再三催迫。康王不從。會康王出謁嘉

應神祠。雲亦隨着。州民亦遮道諫王切勿北去。雲厲聲呵叱。激動眾怒。齊聲呼道。姦賊

姦賊。雲不知進退。尚欲恃威恐嚇。怎禁得眾怒難犯。洶洶上前。你一脚。我一拳。霎時間

打倒地上。雙足一伸。嗚呼哀哉。該死康王也不便動怒。只好帶勸帶諭。解散眾民。其實也怨

及返入州署。接到知相州汪伯彥帛書。請他赴相。康王乃轉趨相州。伯彥身服素